

刘冰延 著

# 爱情

# 1968

这是一部少见的  
以不带偏见的眼光  
看待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社会生活的小说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 爱情 1968

刘冰延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 1968/ 刘冰延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5033-1761-2

I. 爱…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1543 号

书 名 爱情 1968

作 者 刘冰延

责任编辑 殷 实

装帧设计 符晓笛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 - 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373 千字

印 张 11.875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761-2/1·1359

定 价 22.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春天迟迟疑疑地缓缓走来。到了4月，科尔沁草原东部边缘的慕尔小城长川，树梢上还没有绿意。市中心大十字四角上的商店门户虚掩，随着呼呼的西北风开开合合。街道上的行人不多，个个裹着厚厚的冬装，抵挡着来自西伯利亚长驱直入的寒流。临街墙上的大字报一层层叠得很厚，已经发黄，破损，字迹模糊。那些不牢靠的随风旋来旋去，寻找时机舞到空中去。最后，累了倦了就蜷曲在墙角，或集聚在路旁枯黄的杂草间。最新的一条标语是元旦社论中的第一句话：“光辉灿烂的1968年来到了。”这标语也褪去了颜色，被风撕扯着，发出沙沙的低吟。

在灰暗的街景中闪现出一抹春天的亮色，一个身着洗得发白的黄色旧军装的少女在奔跑。少女双腿修长，跑动起来形成一个优美的夹角。足尖点地的瞬间，好似被轻轻弹了一下，轻盈跃起。少女辫子很长，一只垂在前胸，一只甩到背后，随着奔跑，有节奏地荡来荡去。越来越近，能看得清少女圆润的脸庞、清澈的双眸、两腮滚落的汗珠和头顶上蒸腾的雾气。跑到十字街口，她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焦急地向四下里张望。

少女叫苗小雨，是长川市第一中学学生。一中作为省级重点中学，“文革”前曾非常辉煌。一中的学生一般是各县在初中升高中考试中的前两名，大都来自贫苦农村。虽然，学生的衣着破旧，但是胸前只要佩戴长川一中的校徽，就足以挺高胸脯，让路人瞩目。那时，能在一中学习，是学生们的自豪；孩子就读一中，则是家长们的骄傲。长川市因拥有了这座名校，也就在全国名闻遐迩了。这时的长川一中，已经失去了往日光环。老师们大多因为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了。学生们则厌倦了无休无止的“文攻武卫”，成了无所事事的逍遥派。可是，苗小雨忙，她是学生干部。眼下，她正协助进驻学校的解放军宣传队，走家串户地去联系同学回校复课。如果不是刚才在学校遇到了袁天真，她绝不会正午时分跑到十字街头来。

袁天真是苗小雨的同班同学，她哥哥袁天意“文革”前从军事工业大学毕业，被派到苗小雨父亲所在的陆军基地工作。袁天真从小失去

父母，哥哥工作安定后，就把她带在身边，一起生活。陆军基地距长川三十六里，苗小雨和袁天真在学校住宿。她俩星期六晚上一起乘车回家，周日午后一道返回校园，关系自然亲密。袁天真不像苗小雨那样热衷于公益活动，串联过后就不怎么到学校来了。

今天中午袁天真回校了。一进校门，就遇见了捏着馒头从饭堂出来的苗小雨。袁天真“小雨！小雨！”地喊着，快走了几步，把苗小雨迎面拦住。袁天真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小声神秘地告诉苗小雨，基地正在招女兵呢。苗小雨根本不相信她的话，如果有这样的事，父母能不告诉自己？苗小雨摇摇头，接着咬她的馒头。袁天真急了，说小狗才骗你！苗小雨知不知道招女兵的消息对袁天真并不重要，但她不能容忍苗小雨对她的怀疑。袁天真拉住苗小雨说：“真的，我以革命的名义！接兵的首长说，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招收女义务兵！”

苗小雨十分惊异，问道：“义务兵？就是服兵役？”

袁天真点头说：“和男青年一样，为国家尽义务！我报名了，还进行了体检。我今天是来学校收拾东西的，说不定这一两天，就能接到入伍通知书啦！”

苗小雨惊得半晌说不出话：“真的？”袁天真肯定地点头。苗小雨还是难以相信：“我怎么不知道？”袁天真把苗小雨好一通埋怨，说你能知道？你整天在学校瞎忙，除了复课闹革命，你还知道什么！苗小雨这才信了，也慌了，说自己也想参军。袁天真想，苗小雨怕是赶不上了，可还是说，那你得快，今天必须回基地。苗小雨很为难，后天要召集全校复课的动员大会，还有很多同学没有通知呢！袁天真微微有些得意：“今天你就是回去，也不一定来得及！”袁天真略为迟疑，又补充了一句：“你自己看着办！”说完到宿舍收拾东西去了。

苗小雨被丢下，愣愣定在那里。袁天真带来的消息，让苗小雨又惊又喜又后悔，头嗡地涨得老大。她不知道，手中的半个馒头是吃下去了，还是丢在了哪里。苗小雨想了片刻，一阵风似的冲出了校门。她在校门口急停，向篮球场的方向望去。篮球场上，几个男生正在打球，那个身手矫健的就是战江。苗小雨很想对战江说一声，可是袁天真关于“来不及了”的话，让她放弃了这一念头。她迅速地从挎包中拿出小本子，撕下一页纸，写了几个字，递给了收发室的老工友：“大爷，请务必在

今天交给军宣队的郝队长！谢谢了！”老工友正待询问，眨眼的工夫，苗小雨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苗小雨一心想当兵，特别特别想，她拼命奔跑。到了火车站，苗小雨没进去。她是知道的，回基地最近的一班火车，是夜里十一点多，坐火车来不及。但她忍不住向车站望上一眼，她对火车站有太深的感情。不必说每周回家出站进站，这里还是她学雷锋小组的活动基地呢。自从1963年毛主席题词号召向雷锋学习，苗小雨就立志做雷锋精神的传人，而现在她的理想是参军。当然，这不矛盾，雷锋也是兵，是个好兵。新华书店和火车站比邻，这是小城最气派的建筑了。课余时间，苗小雨喜欢逛书店。她常来找学习辅导资料，找俄文原版的童话。上初中那年，毛主席号召向邢燕子、董加耕等有志青年学习，苗小雨就也想到农村去。她到书店专看农业科普方面的书，还买了几本。到了假期，她在自家楼前的小园子里种瓜点豆，实践一番。有一次，她竟把西红柿和辣椒嫁接到柳树上，希望能结出满树的红灯笼、绿灯笼来。一想起这事，苗小雨就忍不住笑。再向前是电影院，“文革”以来，这座长川最高最大的建筑哑了，没有一点生气。可苗小雨忘不了，学校组织学生看电影《青年一代》的盛况。看了后，苗小雨就立志要当一名地质队员。她写了一首《地质队员之歌》：“我编织着我的理想，我的理想也在编织着我。我要走遍广袤的大地，寻找宝藏献给我的祖国……”苗小雨把“理想”念给父母，在新年晚会上向老师同学们宣布。总之，苗小雨的理想就像是天边的彩霞，异彩纷呈，变幻莫测，她自己也眼花缭乱了，说不准哪一朵更绚丽，更精彩。但是，无论小雨的理想多么崇高，多么伟大，父亲都会说服她，作为接班人，你们的任务是学习。有了学问，长了本领，才能建设好我们的国家。所以，苗小雨就一心学习，将来要做对国家有用的人。现在这一刻，苗小雨才真正意识到，一千个理想，一万个志向，像父母那样当一名保卫共和国的军人，才是自己的梦想与追求。可是，让苗小雨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父母为什么不把招兵的消息告诉她？此刻，容不得她多想，机会从天而降，稍纵即逝，只能自己去把握了。

苗小雨来到大十字东张西望。这里算是小城惟一的繁华地段，一般基地办事、购物的车都要在这里停留或经过。此时，苗小雨惟一的目

的就是尽快找到一辆顺风车，赶回基地去。此时大约是下午1点多，东南西北四条马路，没有一辆军车的影子，连地方的车也没有。如果这样被动地等下去，如果一两个小时找不到车，那等于是对参军机遇的放弃。放弃不是苗小雨的性格，为了参军，她决定开动“11号”，跑回去。

苗小雨出了城，沿着通往西北方向的柏油路疯跑。顶着风，辫子两条游蛇般在背后平行飘起，引得路人纷纷驻足瞩目。这条路她走过，一个星期六，几个农村的同学为了省下三角钱的车费，结伴步行回家。苗小雨愿意与她们同行，她们午饭后上路，一直走到点灯时分。那是冬天，苗小雨穿着爸爸发的四号军用大头鞋，又大又重。到了家，打了满脚的血泡。妈妈心疼地给她挑泡引流，不住嘴地责怪她。跑过四五个里程碑，体力就渐渐不支了。苗小雨不敢停步，为了参军，她不能停，也不能减速。突然，后方隐隐约约地传来汽车的马达声。苗小雨一阵惊喜，回头望去，一辆大解放驶进了视野。那熟悉的草绿色，那丁字白色车牌，正是基地的车。嘿！天助我也！苗小雨的心怦怦直跳。待车驶近，她一个箭步冲上去，张开双臂，呈大字状，牢牢钉在马路中间。司机猛然急刹车，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狠狠骂道：“鬼丫头，找死呀！你！”

苗小雨见驾驶室已经坐了两个人，她不由分说，蹬着汽车轮子，就往车厢上爬。车装着满满的一车煤，高高地隆起。司机喊叫：“上面不能坐人，有危险！真的不能坐！”苗小雨想，这是专门来接我的专车，我走定了！司机走出驾驶室，生气地说：“你，你，给我下来！快下来！你不要命啦！”他抓住苗小雨的胳膊往下拉。苗小雨用手抠住车厢板，坚决地说：“不下！就不下！”司机见动硬不行，改了口气说：“下来吧，后面有辆接人的大轿车呢！马上就来了。”苗小雨大声道：“我就喜欢坐拉煤的车！敞亮！”

司机发火了：“你，谁家的孩子，啊？这么不听话！啊？你快下来，不然，谁也走不成！”司机坐到路边抽上烟了。驾驶室的人着急了，劝司机说，走吧！开慢点！司机无可奈何地说：“那丫头，你听着，你可得抓住啦！丢了小命，别找我！”车飞奔起来，煤渣子随风而起，飘飘洒洒地拉出一道长长的黑云。苗小雨稳坐云雾中，有说不出的畅快。从小到大，苗小雨一直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这一次，她自作主张了。

约摸半个多小时，车进营区。苗小雨砸着驾驶室的棚子喊：“停车！停车！我要下车！”司机有些莫名其妙：“这里离家属区还远哩！我稀罕把你拉到锅炉房去？”不过车还是停了，苗小雨跳下车。她发白的军装上沾了许多煤渣，脸上也是黑的，惹得驾驶室里的人哈哈大笑了起来：“嘿！成了个小黑老包啦！”“回家你妈准不让你进门，以为是非洲来的呢，呵呵！”

苗小雨拍拍身上的煤渣，调皮地招招手说：“谢谢啦！”苗小雨在车上就想好了，最节约时间的办法是直接和接兵的人员见面。因为“一招”是苏联老大哥援华时期，专门住苏联专家和总部首长的。她断定，接兵的人一定是住在“二招”。于是，她满怀信心地走进了路边挂着“九三〇八部队第二招待所”牌子的楼里。

## 二

邵春莲鸡没叫就起了床，蘸了水，把两条长辫子梳得光光滑滑。从嫂子的雪花膏瓶子里，挖了一疙瘩雪花膏擦在脸上。熏人的香气让邵春莲很不自在，忙到灶房里舀了瓢水，洗了去。妈在一边唠叨，香怕啥？城里的姑娘都是香喷喷的！妈又让邵春莲穿上过年时做的新夹袄，邵春莲嫌太新鲜，不想穿。妈又唠叨，邵春莲只好换上那件红花的对襟袄。妈说：“有了一定了，赶快回家说一声！”邵春莲答应着，骑车去县城了。

昨夜里县上派人来送信，说要招女兵，全县只有一个名额，省、市、县一致意见，要把邵春莲作为贫下中农的代表交给部队。来人让邵春莲不要声张，悄悄地到县里体检。得知这个消息，邵春莲一夜没睡踏实，心中不但没有感到快活，反而有一丝丝说不出、道不明的忧郁。邵春莲今年刚满21岁，1964年初中毕业回乡务农，不久就当上了长川所辖桃花县河西公社的基干民兵连长。当时，有“一党二政三武装”的说法，邵春莲年纪轻轻当了武装干部，自然受人瞩目。特别是前不久，出席了全国的优秀民兵代表大会，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这是这个偏僻小县从未有过的荣耀。自从北京开会回来，村里人已经不再叫她春莲了，老支书也对她毕恭毕敬，这让她心里很不好受。要是真的参



了军……邵春莲不敢想下去，再说铁柱会是什么态度呢？

万铁柱的家在三岔河东，与邵春莲家隔河相望。虽然很近，却以河为界，分属河西、河东两个公社。万铁柱比邵春莲早几年回乡，人憨厚，体格壮，肯下力，是河东公社的基干民兵连长。去年，水利大会战时，两人分别带领男女基干民兵挑战打擂，在热火朝天的水利工地上他们认识了。明里他们是竞赛的对手，暗中相互钦佩。县委指挥水利大会战的王副书记，看两人般配，从中做了媒，为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这一段好姻缘，不但在水利工地传为佳话，还上了县里的报纸和广播，也就着上些政治色彩了。

邵春莲虽然与万铁柱确定了恋爱关系，但是还从未去过万铁柱的家。因为农村说道多，未成亲的男女首次到对方家去，是要择日子，要有隆重的仪式的。如今，邵春莲顾不得那么多了，她在县里体检完，立马骑自行车往回赶。她决定先去河东找万铁柱，把参军的事快些告诉他。

邵春莲从河东的山包上一露头，就看见有个人站在三岔河石桥的旁边。看那壮实的轮廓，准是铁柱。邵春莲从盘山道上下来，万铁柱已经迎了上来。他帮邵春莲支好自行车，憨憨地问：“你真要参军？”

“你已经知道了？你说呢？”邵春莲反问。

“我要是说了算的话，我说你别去！”

邵春莲一直心里七上八下的，听万铁柱这么一说，好像倒来了主张：“你这是扯后腿！我是民兵不？民兵是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力量不？参军当兵，是随时都要准备着的！再说，这次是县里直接点的名，这是多光荣的事？我能不去！”

万铁柱急了：“你走了，那我怎么办？要不，跟县上王书记说说，让我也去。”

邵春莲说：“这次光是招女兵，男兵不是3月份刚走吗？再说，你都25岁了，早超龄了！”

万铁柱盯着邵春莲的脸问：“这么说，你真要去？”

邵春莲的心里一直很乱，她说：“要看体检的结果，合格就去。医生说说我身体没问题，准合格。”

万铁柱愤愤地说：“你合格了，我的媳妇就飞了。”

邵春莲用胳膊温柔地碰了一下万铁柱说：“看你说的，我是那种人？”

万铁柱故意躲开邵春莲的亲昵，说：“你别跟我来修正主义的那一套！你是哪种人？到时候，就由不得你了，如果让哪个解放军干部相上了，还能有我这个农民的份吗？”

邵春莲气得脸都涨红了：“你！你咋这么说话！”推了自行车要走。万铁柱见邵春莲动了气，忙换了口气：“你要是真心跟你好，今天晚上到我窝棚来，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邵春莲想，现在只能做好万铁柱的工作了，她说：“好吧！希望你好好想想，能支持我。过去，我们不是总动员妇女要支持男人参军吗？这次你得支持妇女参军！”

万铁柱看着邵春莲骑车远去的背影，叹了口气。

北方4月，天短，家家户户早早点上了煤油灯。邵春莲进了家门，也没有心思吃饭，对付了几口，就要出门。妈妈在身后追问：“回来也不说说当兵的事，这么晚，你要上哪儿啊？”邵春莲急火火地说：“我去趟河东！”妈妈赶紧说：“去吧，去吧，咱们可是本分人家，要和铁柱商量好，不能让人说闲话。”哥哥春生说：“和他商量啥？春莲参了军，出息大了！将来要是当了干部，还怕找不到婆家？真是的！”

东北农村的窝棚，一般远离村子，搭在地头，夜里住人，可以照看地里的庄稼。也有生活宽余的人家，把窝棚建得像模像样的。这季节，土地刚刚解冻，庄稼还没有播种，所以旷野里孤零零只有东一个西一个的窝棚，十分冷清。万铁柱的窝棚不大，但足可以称为屋。屋里布置得很有政治色彩。正面墙上挂着毛主席半身像，下方是几张奖状。门旁边贴了工、农、兵、学、商手捧红宝书的宣传画。另一面墙上则是参加什么会议的合影，长长的，上面插着朵大红花，下面的红布条上有“代表”二字。这一切都是万铁柱精心为邵春莲布置的。自从万铁柱与邵春莲确定了恋爱关系，这里就是他们约会的地方。

万铁柱与邵春莲分手后，就直接来到了窝棚。他把北边火炕上的被褥仔细整理了一下，小小的炕桌上的那盏小煤油灯也早早地点亮了。万铁柱心神不安地在地中间来来回回走动，煤油灯的火焰忽闪忽闪的，

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很长。

门开了，邵春莲一阵风似的进来说：“我来了！”

万铁柱拉着邵春莲的手，在炕沿儿上坐下。自从他们谈恋爱以来，两人还从来没有如此亲密地接触过，这让邵春莲顿时觉得脸着火一样。可一想，自己可能马上要离开眼前的这个人了，手也就任由他拉着了。

万铁柱央求春莲，结婚吧！邵春莲不高兴了，抽回自己的手说，不是说好了，再过两年吗？万铁柱不但不放开，还在邵春莲的手背上重重地亲了一口，说：“我们今晚就结婚！”

万铁柱的举动和语言都让邵春莲不可思议，她猛地挣脱万铁柱，被被他啃了一口的地方，下意识地不停地在花布衫上擦了又擦。邵春莲娇羞的样子，让万铁柱既兴奋又冲动勇气倍增。他说：“咱们结婚！现在就结！”

“你疯了？不明不白的！”邵春莲听明白后，更加惶恐。

“如果不结婚，你真当了兵，一走，肯定就会甩了我。”

邵春莲站起身生气地说：“谁说的？你怎么知道我要甩了你？”

万铁柱说：“咱爹咱妈，我们村里的人都这么说！”

邵春莲伸出小拇指要与万铁柱拉钩：“你信不过我？”

万铁柱说：“也不是信不过，就是不放心。拉钩不算数，你要是让我相信你，好办，现在就成亲！”说着，他一搂就把邵春莲抱到了炕上，不容分说地要解邵春莲对襟花袄的钮扣。

虽然相处了一年多，万铁柱有时也想亲近一下，邵春莲从来没答应过。最多只是在没人的地方用衣袖相互磨擦一下算是亲热了。万铁柱平时也挺约束自己的，没让邵春莲为难。没有想到，万铁柱今天会这么流氓，邵春莲这个气呀！她使劲地挣扎。邵春莲虽然也身强体壮，可绝非万铁柱的对手。她用尽全力抗衡，左避右闪地护住私密部位，躲开万铁柱步步紧逼的进攻。蓦地，不知是谁掀翻了炕桌上的油灯，屋内马上变得一片漆黑。黑暗中，邵春莲不停地说：“你别胡来！放开我！”万铁柱只是喘息，也不答话，用身子压着邵春莲，手忙乱地撕扯着邵春莲的扣子。

门外“咣”的一声，好像有人碰掉了什么。万铁柱一惊，邵春莲趁其紧张的当儿，终于挣脱出来。万铁柱鲁莽的举动，让邵春莲又气又恨，

也坚定了当兵的选择。她奔到门口，回头怒道：“万铁柱，你，你不是人！”门被她狠狠地摔上。由于用力过大，小窝棚震得摇摇晃晃。万铁柱瘫坐在黑暗中，泪水涌出了眼眶。

俄顷，门外进来一人。“做成了吗？”那人问。来人也姓万，比万铁柱大三岁，按辈分，万铁柱该叫他二叔。万铁柱见他进来，知道刚才一定是他在外面弄出了动静，心火直往上蹿：“鸡也飞了，蛋也打了。你来看什么热闹！”

二叔听这话，知道他的计划没有“落实”，埋怨起万铁柱来：“你呀！白长得五大三粗的，笨！我怎么教你的，生米做成了熟饭，她飞得多远，也得回来！”万铁柱一肚子的气正没处发泄，冲着二叔吼叫起来：“就怪你！惊了我！”说着，呜呜地哭了起来。

### 三

苗小雨打听到接兵人员住“215”，径直来到二楼。她先到洗脸间洗了脸，翻过衣襟抹了一把，就兴冲冲去敲“215”的门。门开了，室内几个空军干部正坐在堆着档案袋的桌子边商量事。苗小雨想这一定是决定我命运的接兵干部了。她微笑着轻轻地鞠躬说：“我是来报名参军的。”

苗小雨小心地站在门口，像是用不着修剪枝杈的小白桦树一样挺拔。俊秀的脸上有几道煤灰，但掩不住一脸阳光。她目光盈盈，不慌不忙又有礼貌地扫过所有人的脸，观察着人们的反应。苗小雨与年龄不相称的沉稳和成熟，倒是先把接兵的干部们镇了一下。一位年长的干部好像是负责人，他很和蔼地问：“你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苗小雨灵机一动，脱口而出：“我叫唐雨！”姓唐，这并非全是苗小雨编的瞎话。爸爸参加革命前，是个给地主放牛的孤儿。原本是姓唐，没有大名，又瘦又小的，像是久旱的枯禾。入伍后，个子噌噌往上蹿，犹如雨露滋润一般。一位首长给她爸送了一个大号，叫苗得雨。这没错！可是苗小雨自己也莫名其妙，为什么会突然冒失地说自己叫“唐雨”。说完以后，她为自己的唐突不好意思起来，脸也微微地红了。

一个接兵的干部，随手翻开桌子上的一个花名册，递给了那个负责人。负责人说：“没有你的名字呀！”

苗小雨忙说：“我在长川市一中上学，住校，刚刚知道招兵的消息，耽误了报名。”接兵的人似乎非常熟悉长川市的情况，也清楚长川市的一中只有高中部和它的名气。有人提出怀疑：“你是高中生？”苗小雨觉察到接兵的人很在意高中生，这让她看到了一丝希望。她不动声色地说：“我上学早，还跳过级，上初中也是提前被保送的，所以就上高中了。”她展示了自己的与众不同，又解释了接兵干部的疑问。

“真是看不出，是个小高中生呢！”“能跳级，看来是个好学生！”屋里的气氛活跃了许多。接兵负责人打断大家，拍拍花名册说：“小姑娘，你来得太晚了，体检都搞完了。如果有可能，会通知你的。我们还要研究事，你先回去吧！”像是一盆冷水从头浇下来，熄灭了苗小雨刚刚燃起的希望。她争辩道：“那就请你们先研究研究我吧！”

负责人拉开门，说：“你的情况，我们不了解啊，怎么研究？去吧！噢！”苗小雨有些沮丧，不甘心地立在门口：“我的情况可以告诉你们呀！”门夹住了苗小雨话的尾音，毫不留情地在她的身后沉重地关上了。

苗小雨在走廊里，不安地来回走动。大厅里的时钟滴答地走，苗小雨越是焦急，那钟声也越是急促。3点27分，苗小雨又敲“215”。

门开了，“噢！你怎么没走啊？”

“我是想，再一次请求你们考虑，我坚决要求参军报国！”

“不是对你说了嘛，实在晚了。如果早两天，不，就算是早一天，还是有考虑的余地的。可是，现在确实来不及了。”接兵的负责人一边耐心地解释，一边拉开门，友好但坚决地让苗小雨出去。

这句没留丝毫余地的话，好似一道闪电划破了漆黑的夜空，在苗小雨眼前闪现一线亮光。苗小雨马上接着说：“叔叔，不！首长，既然早两天，甚至早一天都还可以考虑，我认为，我现在报名不能说晚。”

“任何事情都是有界线的，前天可以，昨天也勉强，今天就是晚了！”

对于苗小雨来说，能留在这个房间，就是暂时的胜利。她避开关于“晚”与“不晚”的争论，慢声细语地说：“你们肯定是想接到好兵，对吧？而不单是根据报名的早晚来接兵。如果报名早就能当兵，按报名先后顺序不就行了！何必今天还要‘研究研究’呢？既然今天还在研究，那就说明今天报名不晚，应该和以前报名的一起研究，从中挑选好的。”苗小雨的诡辩，竟然把那个严肃的接兵负责人给说乐了。这一席话似乎

说得有些道理,让在场的人一时不好回答。

一位精干的空军女干部走到苗小雨的身边,为她掸了掸衣服上的黑煤渣说:“我们当然要接好兵,你觉得自己优秀?”这一问,像是在波涛汹涌的无边大海中,有人远远地抛过来一块漂浮的木板。抓住了就能游到彼岸,抓不住,只有被冰冷的海水吞没。无望的苗小雨自然会不顾一切地向那救命的木板划去。苗小雨感激地对女军人说:“我对自己非常有信心,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能成为一个好兵。”

“现在,我说的不是当兵以后,而是现在。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优秀?”接兵负责人看了一下表,显然是忙于结束这个谈话。

苗小雨也知道时间的紧迫,如果自己不在一两分钟里扭转局面的话,不要说小小的木板,就是来艘大大的豪华轮船,也无济于事了。苗小雨顾不得谦虚,略为思索,开始展示自己的优势:“我从小在军营长大,热爱军队。我是共青团员,是党组织的培养对象。我学习优秀,从小到大,一直是三好学生和优秀的学生干部。”苗小雨一边侃侃而谈,一边察言观色。几个接兵的干部对苗小雨有了一些兴趣。或许是欣赏苗小雨的倔强,从眼神里流露出些许喜爱。这一点,聪明的苗小雨自然能够察觉,所以心中不断给自己鼓着劲。“我独立生活能力强,能吃苦,不娇气……”

负责人插话说:“你说的,我们相信。可是,你一没有政审,二没有经过体检,怎么说也没用。你最好先找一下基地的军务处,看看还有没有机会。”苗小雨来不及细想转身就走。出得门来,一眼望见大厅里的时钟,已经五点多了。苗小雨想,从这里到办公区上坡,有四五里路呢,就算我长了翅膀,在下班之前也难飞去飞回。再说,谁能专门在办公室等我呢?她一甩辫子,再次返回 215 房间。当她又站在众人面前时,接兵干部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还是在这儿等吧!”苗小雨说完,就退到墙角里。

“咳,你这孩子,够犟的!我们这一下午光围着你转了!”任人怎么说,苗小雨就那么站着,忽闪着大眼睛,只是微笑,不说话。

这时,基地军务处的刘处长走了进来,苗小雨像是遇见了救星,扑过去:“刘叔叔你可来了,求你跟他们说说,让我当兵吧!”刘处长不由一

愣，一下子想不起她是谁家的孩子，正要说什么，苗小雨赶紧说：“刘叔叔，我是小雨啊，有一次下大雪，我在长川市医院的门口，不是拦了你的车回的基地吗？”刘处长终于想起，这丫头是基地苗副司令家的老大呀！他说：“我专门问过你父亲，他不想让你参军，没给你报名。”

苗小雨心里喊：糟了，真是爸爸不让我当兵？为什么呀？现在首要的是通过基地军务处这一关，所以一定要说服刘处长。于是，她对刘处长小声说了一阵子。接兵负责人见苗小雨在说悄悄话，就故意逗她说：“家长不报名，政治机关没有政审，我们可不能接收呀！”

苗小雨急了：“我马上就满十八周岁了，我有参军报国的义务和权利。不积极报名应征，就对不起党和人民的多年培养教育，更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实际上，我父亲，他肯定不会阻拦我报效祖国的，更不能剥夺我服兵役的权利和义务。至于政审，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保证：绝对的红五类。”苗小雨连珠炮似的一番话把大家逗得不停地笑。女干部对苗小雨说：“走，把脸洗干净再说！”

苗小雨后来才知道，这位可亲可敬的女干部是一所空军医院的护士长，姓荣。荣护士长有三十多岁，端庄大气。军帽恰到好处地罩住了全部头发，只有几绺刘海自然地飘拂在额头。一看便知，她一定泼辣能干利索。刚见荣护士长时，苗小雨就有一种见到隔壁阿姨的感觉。特别是刚才她那关键的一问，才让自己抓到了救命的稻草，使无法挽回的局面，有了可乘之机。荣护士长拿来自己的洗漱用品，带苗小雨来到洗脸间，指点着她把煤灰洗去。

恢复了本来面目的苗小雨，面呈麦芽色，像瓷器一样光洁透明。她和荣护士长重新回到 215 房间，接兵的负责人正与刘处长激烈地讨论着。接兵的负责人见苗小雨进来了，打趣地说：“嘿！脸洗干净了，还有点孩子样。你先说说吧，你有什么特长？”

苗小雨爽快地说：“有啊！”苗小雨想，这回有戏，要拿出看家的本事来，要淋漓尽致地展示自己。于是，她站在众人中间又说又唱又舞，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一边表演着，一边偷偷观察着大家的表情。她想，大厅里有张乒乓球台，一定要把球技展示一下。表演结束，她顾不得擦汗，马上说：“我还会打乒乓球呢，谁跟我比一比。”一名年轻干部脱了外衣迎战：“我让你五个球，你要是把我打败了，我们就带你走，好不好？”

苗小雨说：“让球没意思，要打就来真格的。”

全体人员来到大厅，观看这场特殊的乒乓球赛。苗小雨发现对手手生，就不断长拉短吊，变化球路，寻找机会抢攻。她先用下旋球吊其反手，再大角度正面快攻，屡屡得手。一局结束，苗小雨以 21 比 18 领先。人们七嘴八舌地赞扬着：“精彩！世乒赛上都看不到的男女对抗赛。”“男的第二，女的倒数第二名！”苗小雨问那个“男亚军”：“我可以当兵了吗？刚才不是说好，打赢了就让我当兵吗？”众人大笑起来。

荣护士长一直笑眯眯地看着苗小雨。她帮苗小雨捋了一下被汗水粘在一起的刘海，问苗小雨还有什么特长。苗小雨以为特长越多越好，她认真地数落起来：“我还会游泳、滑冰、打篮球。这些算吗？”

大家逗趣地说：“算啊！这怎么能不算呢？！”

苗小雨更认真了：“可是，不是季节。不能游泳，也不能滑冰。要不，我们下楼打篮球去吧？”

“男亚军”一边擦汗一边说：“我们可不和你玩了，再说，那要十个人呢！”

苗小雨又想起了会乐器也算特长，忙补充：“噢，可惜我没带乐器，要不我回家去拿？”大家看着苗小雨认真的样子，接着逗她：“你都会些什么乐器呀？”苗小雨看出众人都很和气，就大起了胆子，细数她能弄出调子的乐器，二胡、小提琴、手风琴、笛子、口琴说了一堆。最后问：“快板算吗？”众人有了分歧，有人说算，有人说不算。荣护士长对苗小雨说：“你看没看过电影《英雄儿女》？看过吧！王芳不是打着快板搞宣传的吗？战争年代，我军用快板激发斗志，动员群众。快板可是我们军队的传家宝呢！”

接兵负责人说：“好啦！不错！我们相信你，其他的就不看了。”他指着乒乓球台说：“你在这儿写份入伍申请吧，我们还有事要研究。写完给我们送过来。考考你的文采，你可要认真点噢！”

这是最有话说的命题作文，说不定也是能决定命运的，苗小雨伏在厅里的乒乓球台上刷刷地写起来，一口气写了十几页。接兵负责人接过苗小雨的入伍申请书看了一下，说：“是个小秀才！”

接兵负责人把刘处长拉到另一个房间，他想搞明白，这么好的女孩，她父亲为什么不给她报名当兵。刘处长告诉他，苗小雨的父亲就是



苗副司令员，分管招兵工作。可能是招兵名额有限，有些问题不好处理，所以他没给自己的女儿报名。

接兵负责人不解地问：“不对吧？她不是姓唐吗？怎么是苗副司令的女儿？”

刘处长嘿嘿一乐说：“没错，苗副司令参加革命前，是姓唐。这丫头是想彻底摆脱家庭，抛弃优越感。她还让我为她保密呢！嘿嘿！不是原则问题，随她吧！”

接兵负责人坚定地说：“不管她是谁的女儿，这个兵，你一定得给。至于去哪个单位，再商量。”

刘处长说：“这样吧，看看体检情况再说。我去通知医院，今晚个别给她补个体检！如果身体没问题，我也同意送这个兵。”

苗小雨清楚，自己的身体棒极了。她拿到写着“唐雨”名字的体检表，已经暗自为自己的幸运庆祝了。只要允许参加体检，就说明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军营。苗小雨从小到大，总想从父母羽翼的保护下逃脱，又总是跳不出父母为她画好的圈。这次她得逞了，她将到一个父母鞭长莫及的地方，迈出她人生的第一步。这会儿，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即将出征的壮士，热血沸腾。她决定不与父母告别，决定不带走家中的一丝一缕，惟一要带上的是父母十八年的教诲和家中小园子里刚刚种下的太阳花。这花平常，普通，没有谁能看得上，可苗小雨喜欢！她喜欢太阳花平常，普通，不引人注目。该发芽时发芽，该开花时开花，有雨水活得滋润，遇到干旱依然灿烂。

#### 四

袁天真从学校取回行李的第二天，已经感到了无望和无助。她敏感地发现，同时进行体检的女孩们，有的已经由家长陪同着到军人服务社购买提包、手巾、牙刷一类的用品，悄悄地认真地进行出远门的准备。可是，没有谁来告诉她要做什么。袁天真内心十分慌乱，四处打听消息，可是没人能给她明确的答复。袁天真在这个基地惟一的依靠是哥哥袁天意，而目前哥哥正在以“里通外国”的罪名接受审查。这时，没有人能帮助她。袁天真在过早开始的与命运的抗争中，磨炼出了不服输